



我和他 (三)

(圖為本文作者三十年前的照相)

彩虹夢

第六章

吳崇蘭

分居而同住的夫妻

我不久因宿舍發生問題，遷到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的同學郭士祥家寄住。郭士祥和他分居的妻子及外甥金困住在一起，他的家一共有兩間房，一間八疊榻榻米的，他和他外甥占住着，一間六疊的，是他分居的妻子住着，六疊榻榻米房後邊，有一個很寬的木板走廊，走廊的一端為廁所，另一端原來放着一張書架，堆放着書和雜物。我去了，就把那書架抬走了，換了一張單人床給我睡。我把紙窗拉上，也勉強稱得上可以容身的小房。除了別人要上廁所時一定要經過我睡的地方外，倒也安和。

郭士祥的分居妻子原是他的表妹，抗戰時，他要外出追隨政府到內地讀書，他家裏人即以結婚為條件，否則答應他去內地。他幾次擬自家

中逃出，均為家人所阻，最後他終於在家人脅迫下結了婚。也許他因為他的婚姻係出於家中脅迫的緣故，他對於他的婚姻始終不能接受。

其實，郭士祥的表妹人長得不錯，也很溫柔。要說有什麼不好，也只是學識稍差罷了。他們在家裏，兩人相敬如賓，也分工合作。郭士祥供給家用，燒飯一個人輪流燒一天，買菜則由郭士祥採辦。兩個人很客氣。表面上，簡直看不出什麼不對。我搬過去最初的日子，根本不知道他們是什麼關係。還是在後來，他分居的妻子一五一十的告訴我，我才知道原由。她一直說：「這不怪他。他原本是不滿這樁婚事的。」我心裏總想為他們做一個調人，將他們拉攏，但沒有成功。郭士祥人很和氣，也很慷慨。我交的伙食錢很少，他供的飯菜卻很好。我要多拿一點錢出來，他總是不肯收受。他對他的外甥也很好，但對

於這樁婚事始終不肯讓步。後來他的表妹決定同上海娘家去。郭為她買船票，給她沿途的零用，還贈送她兩枚很重的金戒指。民國卅七年的金戒指，可是很值錢哦！

我住在郭士祥家裏，周谷從南部來看我時，就不再住在外面。那時天氣已冷，我們兩個人擠在一張小床上，甘之如飴。我後來離開郭士祥家，還一直和他通信。郭的婚事，遲遲不能如願。他就寧缺毋濫。一度 and 一位女友發生感情，這位女友有好幾個孩子，婚事因孩子反對不能順利進行。由於我是孩子們心目中崇敬的一個「作家」，曾邀我從中斡旋，我把孩子的心撫平之後，他們雙方的感情卻因考慮，遲疑，猶豫不決，又起了變化。到底還是分了手。下面是我當時給郭士祥的兩封信：

(一)

(三) 他和我

士祥：這是我新春首次執筆，我爲你們的事告一段落而愉快歡欣，望你多多愛她的孩子，因你所遭受的折磨、犧牲、和損失，是不可能和孩子的傷心畫等號的。我們都經歷過滄桑，知道人生需要很多的容忍、犧牲和寬恕，而他們卻是第一次嘗受到痛苦，所以你要加倍愛護他們，補償他們。

崇蘭 ×月×日

士祥：我忙，未能給你寫信，又未能前來看你，但我時時以你爲念。不知多麼地期盼，期盼你給我寄來佳音。

上帝給人們公平的機遇，但有些人當幸運來拜望他時，卻讓幸運輕輕滑過。我但願你勿做這樣愚蠢的人，也勿做這樣愚蠢的事。

家是一個溫暖的窩。愛情是塗抹創疤的油膏，家和愛情，使我們感覺到我們在世界上的重要和價值。儘管我們是如此卑微。

但當我們渴望愛情，需要家的時候，我們不要首先想着享受愛情的蜜汁。享受家的溫暖，或者滿足那唯我獨尊的領袖慾望。我們要對自己說

「我要負起家的責任！我要付出愛情的代價。」

在我們這樣做時，我們不但收回了我們付出的，甚至獲得了十倍百倍我們所付出的。我說這話，不知你懂得不？

「家」是瑣碎的事務和吵雜聲音的組合。每一個家都是如此，沒有一個會是例外。但每一個

人並不因此而想成家。每一個人仍然渴望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因爲那些瑣瑣碎碎的事務，吵吵鬧鬧的聲音，正是音樂和藝術的表徵。是人生意義和價值的所在。也正是快樂和幸福源泉。如果你帶那一種厭倦的心理去看一切的時候，一切對你都是沒有趣味和可厭的。你若覺得你兄弟的眼中有刺，你首先反省你的眼中有沒有樑木？

請用微笑誠摯的微笑去接待一切。你必定也得到誠摯和微笑的接待。

凡事要求適中自然。不必太過。太過對別人是虛偽，對自己是勉強。勉強的事情不能持久，虛偽的態度對方並不能真正獲得快樂。

婚姻是一種長期在一起生活的契約。如何使這長期在一起的生活保持快樂與幸福，並不在金錢，乃在真正的了解、寬恕、犧牲與愛心。

那些高超的人，既能娛樂自己，又能娛樂別人。稍爲次一等的人，常犧牲自己，給別人快樂，最沒有出息的人，既不能使自己快樂，又不能使別人高興，祇是給別人痛苦，又使自己痛苦，如你不能做第一等人，希望你能做第二等人。切勿做第三等人。

世界上有一種中傷是使人永遠不能忘懷的。那不是毒打，也不是痛罵，而是漠不關心的淡淡，沉默的冷淡。避免這些，在朋友中，在家庭裏。

要學習謙虛，不可驕傲。世界上沒有非我莫屬的事情。許多人因爲自以爲這件事是我莫屬，而對稍不如意的事堅持固執，而不肯稍微牽就

，結果失去了他的工作，他的機會。
人是如此渺小，世界是如此廣大。我活着，世界決不多我一個；我死去，世界也決不少我一個。我絕不可能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人，因此世界上決沒有非我莫屬的事。但願你能把握時機，自求多福，幸福全在自己去創造。

崇蘭

這兩封信，前一封是在我爲郭士祥和他的女朋友解開了婚姻的障礙之結寫的。後一封是在郭士祥考慮到女朋友的孩子太多，而準備快刀斬亂麻，終止這一場感情寫的。兩封信都沒有發生作用，在我出國之時，他仍然還是個單身漢。倒是在他反叛心理下棄如敝屣的那段婚姻，使他在回憶中追悔不已。現在又十多年過去了，我的地址一遷再遷，他的地址也一變再變，我們早失去聯絡，他成家了嗎？我祇有在心底爲他祝福。

飛向那南方的愛巢

卅七年的年底吧？大陸已岌岌可危。台灣物價，一日數變。最後弄得台北的米店不賣米，食物店不賣食物。商店不賣商品。我在無米可買的日子裏，索興請了幾天假，到嘉義去看周谷，作一次南遊。這次南遊，受到在南部工作的朋友們盛大的歡迎。我又拜訪了我的表哥陳銘璿和表嫂呂錫玉。這位表哥和我是嫡親姑表。表嫂則是表哥的姨表。說起這位表哥，我們中間有一個笑話：抗戰時，銘璿表兄間接從同鄉口中獲知我的消息，給了我一封信，但是信上他只簽了他自己的名字，信封上，也只是寫「銘璿寄自……」我要

寫回信時，竟不知道該寫「陳」銘璫？還是「程」銘璫？我竟不知道自己的舅家姓陳？抑姓程？說起來，我一定是一個很早熟的人。小時候，我總怕傷到繼母的心，我從不提有關我生母的事。而我家飯碗上，都有「程記」字樣。繼母姓徐，以理相度，這碗一定是我母親陪嫁過來的。所以我想我的舅家大概是姓程吧！後來我才知道繼母名字叫淑程，這碗原是繼母的陪嫁碗。——我當時爲了怕信遺失，在給表哥的信封上，給他按上了兩個姓陳（程），鬧了一個大笑話。

我於卅八年初，受台灣航業公司資遷，搬到嘉義，與周谷團聚。在這物價天天上漲，又無配給米油的日子裏，我資遷的四個月薪水，只買了六件男人的斯曼特襯衫。後來我生老大，全靠賣這六件襯衫貼家補用。

我到了嘉義之後，也加入了他同屋的單身漢伙食團，一起吃飯，和他同住一個四席半榻榻米的小房。小房裏，一桌一椅一床，我即以寫作遣興待產。我們的老大二，都是在這間小房出生的。並且都是自己餵奶。老大出生時，他爲了給我「補補」，立刻借錢買了四兩豬肉煮湯給我吃。生產以後，一碗豬血湯就是我的特別菜。那一段日子，我們的生活真是艱苦。他的長褲和襪子都是補了又補。而他也就在那個時候開始發憤用功。

我們節衣縮食，買了一架他自修英語的舊收音機，一輛他用以代步上課的舊腳踏車。又買他所需要的最新書籍、訂報、訂雜誌。只要他用得到的工具書，我們無不省出錢來買。他在學校教

書而外，就是讀書。每日早出晚歸。十年如一日，爲此學校裏的同仁對我們的家庭，謠言滿天飛。說他不喜歡他的家，說我怕他怕得像老鼠見到貓，說我寫的一篇小說「沉淪的夢」就是寫我自己的故事……

從那篇「沉淪的夢」給我家庭的傷害開始，後來我發現我的作品，有好些也傷害了別人。我並非存心要去傷害別人，我只是利用一個真實的梗概作經，重新再作安排，渲染，加上許多想像，混合着另一些真實，虛虛實實編成一個故事，寫成一篇小說。而人們卻強要把小說中的人物拉到現實中來。說這人就是他，或那人就是她。使我成爲他與她的罪人。這真是我始料所不及的。但小說中的典型人物，原本可能就有你有我，這種事也是無法避免的。

終於有了自己的巢

我們住的宿舍，是一棟日式房屋，先是許多單身人住，後來就作爲兩家分住。我家占六席榻榻米房一間及四席半榻榻米一間，同住的同事家占兩間八席榻榻米大的房。因爲他們人多。走廊、廚廁公用。宿舍的外貌在那個時候說起來相當壯觀。門前有一棵大榕樹，我們常常砍下枝子當柴燒。籬笆因年久失修，又有外面的小孩常常來抽竹子，到處是洞，我和他便在前面種植萬年青，兩旁插枝種植籬笆花。後面靠籬笆處種了五棵鳳凰木，萬年青密密的繁殖起來，將籬笆的小洞都堵起來了。房子兩側所種的籬笆花，到後來長得又高又密，儼然代替了籬笆。那五棵鳳凰木，

死了三棵，只活了兩株，我們看着它壯大，又在樹底種上絲瓜種子，絲瓜的籬蔓又從鳳凰花枝子牽到我們所搭的克難棚架上，結了好多絲瓜，補助我們夏日的蔬菜。

我們也在房後面搭了一個克難的雞棚，養了五、六隻雞，鷄生蛋的時候，我把蛋一個一個留起來，然後讓她孵小雞。偶爾請客打牙祭的時候，就殺一隻雞燉來吃。那真是一個很奢侈的享受。

我也學着許多人那樣買大批的便宜蘿蔔和白菜，利用鹽和太陽，做蘿蔔乾和鹹菜，做好了，用罐頭裝起來吃一個冬天。

於是，燒飯、洗衣、看小孩、餵雞、做鹹菜、掃地、清潔……大好的光陰，就在這克難生活中流過去。星期天，我們常常全家到銘璫表哥錫玉表嫂家去打牙祭，表嫂是很賢慧的，她只比我大一歲，卻像媽媽一樣照顧我。我們全家去打抽豐，她總是高高興興接待我們，並做許多菜來款待我們。

在這段艱苦的日子裏，我和他惟一的享受是：我們在他拿到薪水的那天晚上，抱着孩子，到電影院看場電影，或則到嘉義的中央市場小攤上吃一碗魚羹或排骨酥。走去走回，總要花上一個鐘頭。在路上，都是他抱孩子。到了電影院或小吃攤，孩子就由我接過來。冬天寒風砭骨的時候，他就穿上一件朋友送他的破大衣，將孩子裹在大衣裏，緊緊的偎着他。我則傍着他，踏着很快的碎步跟着他。若是看電影歸來，我總是一路爲電影裏的悲傷情節哭回來，他會說：「下次不帶

(三)他和我

妳看電影了。妳這不是找歡樂，倒是去尋煩惱了。但是到了下個月發薪水，他又會對我說：「崇蘭，今天有好電影，我們去看電影，好嗎？」或者說：「去，到中央市場去，你愛吃什麼，我就請你吃什麼！」他站在我面前，就像一個百萬富翁一樣。事實上，過了這一天，他的薪水就要交到我的手上，涓滴都要歸我來支配了。而且，即使薪水全部交到我手上，也只是捉襟見肘的那麼微薄的一點。永遠是夏天以空心菜和蕃茄為主菜，冬天以包心菜為主菜的生活，省下錢來買書印書，但我們生活得滿足而快樂。我從來沒有怨過、恨過，他也從來沒有怨恨過。

走出廚房踏入課堂

老大四歲，老二兩歲的時候，有位老同學劉明經偶然來訪，我們款待他吃飯，他看到我們衣著破舊，飯菜簡陋，知道我們生活十分困難，便說：「為什麼吳崇蘭不出去工作呢？她若出去工作，一個家庭就有兩個人有收入，生活就可改善許多。」

我當時以沒有機會答。他說：「如果你真想出去工作，現在斗六中學就缺教員。我馬上就可以介紹你去。」「那好啊！」我高興地回答。

憑着劉明經的介紹，憑着我以藍天筆名寫的一本散文剪報「藍天集」，當然也憑着一紙文憑，我就在離開嘉義不遠的斗六中學教起國文來了。我當時的薪水很少，還不够支付在嘉義雇用的下女的開支。所以我天天躲在房裏以煮紅薯當飯。後來下女嫌工資少，飯菜差，自動求去，我只

好把孩子帶到斗六，我去上課時，老大就托鄰居家較大的孩子照顧，兩歲的老二把他用繩子綁在走廊椅子上，請鄰居太太順便照顧，有一次老二哭哭鬧鬧竟把繩子弄鬆動了，一個人跑出來找媽媽，等到鄰居太太發現時，老二已不知去向。我獲知消息，像瘋子一樣滿街去找，同事們又幫我在環着學校的河溝裏去找，後來還是雇了一個打鐘找人到晚上九、十點鐘才把他找回，真是驚險。

斗六中學上自校長李樹梓，下至工友，對我都很不差。其間有一位理化教師劉興堯，他喜歡寫新詩。人長得瘦高瘦高的，是東北人，他有一雙很漂亮的大眼睛。人很忠誠，由於他喜歡文藝，與我十分接近。他讀我報上發表的東西，我也讀他作的新詩。另外，以白浪為筆名的同學陳中平，也在斗六工作，爲了我想學騎腳踏車，他常常帶着他的腳踏車到學校的操場教我。這些，使學校唯一另外一位教英語的女老師樂秀英大爲不滿。說我剛從家庭走到外面來，就像籠子裏放出來的鳥，一下子去了束縛，就無度的放縱起來，實在太危險了。……我當時只能一笑置之。其實，樂秀英自己是一個可憐虫倒是真的。樂秀英在學校中是一個篤信天主的單身女子身份。她常揚言于斌主教要給她辦理出國，到美國當修女。而實際上呢，她已生有一個小孩。這事她雖瞞得鐵桶也似，但由於我家和她家人有一面之雅，所以知道這件事情。她可能由於心情矛盾，感情不平衡，對諸事都十分尖銳。時常從教堂做了禮拜回來，在教員休息室大罵：說有人跟蹤她，探聽

她的私生活……說這些人無恥等等。她瘦瘦高高像根竹竿，臉亦是細細巧巧的。永遠是一件陰丹藍的旗袍，我剛到斗六中學，她很照顧我，從她認爲我已走上險途以後，我們彼此就不再理睬。我照常跟陳中平學騎自行車，直到有一次眼睜睜撞上一塊大石頭，重重的摔了一跤才停止。我也照常和劉興堯交往。而樂秀英後來終於因爲內心的矛盾，不平衡，和不如意，看不開而在台北上吊自殺去世。

友朋之愛人情之暖

劉興堯和著名的民族舞蹈家劉小姐，有一段淒絕的羅曼史。我曾經想幫他挽回那段羅曼史，當我因事去台北經過救國團，特別去拜訪在那裏工作的劉小姐，跟她提到劉興堯與她的事，她只是笑而不言。我總不懂，劉興堯各方面都很不錯的，為什麼這個女孩只願做他的朋友，不願做他的妻子？我後來把他們間的羅曼史略加潤色剪裁，寫了一篇「蘭嶼木舟」的小說，在香港一個周刊上發表，又以此作爲一本短篇小說集的書名，以誌我和劉興堯的一段友情。劉興堯後來與一位斗六小姐結婚。結婚時，新娘手上捧的花束是在嘉義訂購，由我給帶過去。我當時心中也有許多感想：覺得友情也許就此結束了。

劉興堯結婚不久，全家就去了日本，他在日本創辦了一個華僑報紙。有次應邀來美國遊覽，途經華府，輾轉聞我消息，將近二十年不見，終於重逢了。他下榻我家，除送周谷一付珍珠袖扣外，又拿出一串日本產珍珠，說是送給我女兒

的。他心細如髮，深恐他的餽贈，會引起我們家庭間的猜疑。

那次我請了他的老鄉——我的老朋友王綺女士駕車，陪他遊覽華府名勝，王綺是個熱心人，我們兩人的性格，可說南轅北轍，完全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我們對人都熱心，喜歡成人之美，為人搭橋。那個時候，王綺還沒有出去工作。是一個有閑的人。也幸虧王綺，使得劉興堯不虛此行。於今和劉興堯忽忽間分別又將六、七年了，我們很少通信，但我們是有呼必應的朋友。

在斗六中學的時候，我曾經去參加一個雜誌「我的理想丈夫」的徵文。我記得那次我得了第一名、第二名是一位名叫何羽萍的小姐。但是沒有好久，我便接到這位何羽萍小姐的來信。原來這位何羽萍小姐是一位男士，他叫何與朋，是一位騎兵，他是化名參加這次徵文的。「我的理想丈夫」徵文，第一名是一位已有兩個孩子的主婦，第二名是一個男士，也是够好笑了。我收到何與朋的來信，立刻回了他一信，一開頭，我就把我的家庭狀況寫上，並且告訴他我的忙碌情形，他也就沒有再來信。是民國六十二、三年間吧！我在創作雜誌上看到何與朋的小詩，和他一本詩集的廣告，知道他一直沒有放下他的筆，心裏溢滿了祝福的喜悅。竟覺得他像是我的老朋友一樣。

(三) 他和我

民國四十三年夏天，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蔣經國先生率領政工高級官員到嘉義阿里山旅遊，我們全家也到車站迎接，這次見面，與我們全家一起拍了一張照片，蔣教育長充滿活力平易近人

，是一位最受青年人崇敬的導師。

碰軟釘子和患難交

由於在斗六教書家庭不能朝夕團聚，薪水又不够開銷，所以我竭力想轉到嘉義來教書。嘉義幾個中學校長，大部分我們都認識。但是，有的交淺不能言深。有的離我家過遠，有的請托遭婉拒。像省立嘉義農業學校校長張愷，是他四川同鄉，私交頗好，但農校離我家很遠，來去都不方便。省立嘉義女中的校長余宗玲，我們有見面之雅，卻不够交情——（後來我和余宗玲在美國重逢，卻成了亦師亦友的莫逆，她言詞犀利、文筆流暢、感情豐富，而她的詩情畫意、待人接物，尤令人敬愛。——）難於啓口。周谷教書的省立嘉義工業職業學校，校長唐智我雖多次當面請托，唐校長却說：「你兩個孩子還太小，還是在家裏好。」婉詞相拒，已很明顯，當然不能再求。我最希望的是能在省立嘉義商業職業學校或省立嘉義中學教書。這兩個學校離我家很近。尤其是商校，離我家只有五分鐘的路。商校校長是劉芳秋，劉校長太太，和周谷是同事，當時救國團嘉義支隊長蔣得，答應為我推介。正好第二天他和劉芳秋同席吃飯，順便就提起我的事情。劉芳秋一口承允，說「沒有問題」我聽到這消息，就辭了斗六中學的教職，在家安心等嘉商的聘書。誰知暑假即將過去，學校都在準備開學了，我的聘書還不見來。我去看蔣得，蔣得就去問劉芳秋，得到的回答是：「她有兩個小孩子，家事繁累，恐怕對學生的課業不會全力以赴。……」蔣得

當時說：「你既無意聘她，為何不早告訴我？我可以向別的學校推介啊！」劉芳秋的話，使我想起有一天，劉太太突然來訪，正值我在家做飯炒菜，一手的油膩，身上又穿着一件破襯衫改的舊衣裳，蓬頭垢臉，加上我本是一個不出色的女孩，第一次和她見面就給了她一個壞印象，大概就是因為這樣，這張聘書就此吹了。

後來蔣得找嘉義縣立工業職業學校校長周大公，周是青年軍的。介紹時，我們都在同桌吃飯，周校長當時立即說：「不成問題，吳大姐的事包在我身上。」但是他的聘書也是遲遲不見來，我遂親自去他學校拜訪他，探問究竟？他拍着胸保證說：「你的聘書，二十四小時內一定送到府上。」他當時的聲音笑貌，至今迴蕩在我心中，但他開出的支票，我未曾見他兌現。

也難怪，我經歷過那麼多失意，難道我還不知道事情不成的關鍵嗎？一隻醜小鴨要被人認可，需要經過許多奮鬥和時日啊！

要不是恰好省立嘉義中學缺少一個國文教員，蔣得立刻介紹了我。我的一生，說不定又會是另一個樣子。我會一直被家庭的担子壓着，不知何年何月才會抬頭？

沒有劉明經，沒有蔣得，我不會有今天。劉明經使我有勇氣走出家門。而蔣得，使我有機會得到教職。

蔣得與我非親非故。我們原來並不相識。他這樣熱心幫忙，使我至今感激。他的夫人白雪琴女士，時常濟助我們，亦使我們銘感於心。而蔣得在我們來美不久，在癌症的痛苦中死去，英年

早逝，真是可惜。

在這一段窮愁潦倒的時期，任卓宣老師和師母尉素秋，是給我們精神支持和鼓勵最有力者。我們每次拖兒帶女到台北，必然到中和鄉去拜訪他們。每次到他們家，任師總會陪我們坐一會，問問我們近況，問問我們的「事業」進展。嘉獎我們既獲的成果，訓勉我們繼續向前走。然後任師到書房去做他的工作，任師母便和我們話家常。師母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她以填詞著稱。她和我在一起閑談，常常回憶她兒時生活，回憶她從大陸奔向自由的一些驚心動魄的故事。我後來在民國四十八年間在中央日報連載的袖珍小說「

編輯報告

△本期元月號（一四三期）送到讀者手中時，即將歡渡聖誕與新年元旦了，本社全體同仁謹此敬祝海內外千萬讀者健康快樂，事事如意，在六十八年一年裏獲得最大的進步與成功。

△謝康博士所寫「問題人物陳獨秀」，對陳獨秀醉心新學，由民主主義轉變為馬列主義、和俄共托派的關係，以及陳獨秀思想歷程的三階段，作鞭辟入裏的月旦之評，是一篇頗費工力的佳作。陳獨秀晚年認為「蘇聯自列寧以下，都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的真實價值，祇拿「無產階級的民主」這一空調的抽象名詞，作為武器來打毀資產階級實際的民主……。」

謝博士認為陳獨秀這種最後見解祇是談言微中

素英小史」，大部分取材自師母對我述說的生活經歷。我們說說談談，到了中午，順理成章，加菜留飯。由於他們對我們的關懷，我們也樂於將自己努力的成果，獻寶似的展示給他們看。我的第一本處女作小說「愛河逆流」和他的「諾曼地登陸戰史」是由任師推介交帕米爾書店出版的。這精神上的鼓勵和幫助，使我們感激無已。

我總覺得：跌倒的人，能够爬起來，一方面固然要靠自己的意志力，而那些在旁邊喝采，加油，引援的人，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否則，緊繃的弦得不到鬆弛，終久會斷去；用久的鐵，沒有潤滑劑，也會折裂。人雖是萬物之靈，其理並

，而美中不足。因為議會政治完全主權在民，不論有產無產，不分階級，同樣有神聖的一票，無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資產階級的民主」一詞原是共產黨謾罵西方民主政治的詛咒語，用來低估民主政治的價值的，陳獨秀可說知二五不知一十了。

△陳頤教授為紀念故國史館館長戴傳賢先生逝世三十週年，特撰「追憶戴傳賢老師」附以珍貴圖片，交由本誌提前刊登以饗讀者，有關戴傳賢先生生平事蹟的文章，本社年前曾編印有王成聖教授等著「戴傳賢的一生」列入中外袖珍叢書，歡迎讀者購閱。

△朱沛蓮先生「民初躍動全國之許英參案」

無二致。任老師與任師母在那時之於我們，正有如與奮劑與潤滑劑。

當時我們也有許多患難朋友。南至屏東，北至基隆，我們全家南北旅遊，食宿均有免費盛大招待。

這些人，除嘉義的田顯照已作古外，其他如于建民，王天燧，馬雷波，唐昌楷，謝衍泰，姜晴霄，郭庭鈺，陳敏生，鄧璞磊，鄧剛。今日或校長、或經理、或主任、或教授……都各有成就。而我們當時簡陋的家，也是朋友們在嘉義駐足的一占。回想當日的患難友情，依然是一種最珍貴的享受。

編者

，有很多許世英在福建按察世任內的內幕祕辛，軼聞掌故，是一篇富有歷史價值，可讀性亦強的參攷文件。

△旅美學人老教育家謝扶雅教授：「記『嶺南人』鍾榮光」，對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先生的任事為人，有生動雋永的描寫，所附 國父在嶺大講演時與鍾榮光等合影圖照珍藏多年，彌足珍貴。

△陳琅予先生、何肇瑩先生、陳士誠教授、王成聖教授等大作因稿擠兼排校不及，延下期刊登，王禹廷先生「馮玉祥與西北軍」續稿未到暫停，張或弛先生「也談馮玉祥」從另一角度寫馮玉祥青年時代軼事，敬請讀者注意。